

□ 白瑞雪

来一碗曲线救国的方便面

自由出入学校大门,而作为唯一就餐选择的食堂油水之寡淡,根本满足不了野蛮生长的蓬勃青春。

8人一桌,4个菜,没出息的人眼巴巴盯着,希望分菜的值日生手一抖,给自己碗里多落下两片肉一勺油,在禁止聊天,更不可能上演地方大学小情侣互喂食物发指一幕的军校食堂,安静地集体吞咽,像一场对食物的庄严检阅。

每周有一顿晚餐为包子,人多包子少,竞争激烈,据当事人多年后自首,大宝同学以权谋私多吃了不少包子。作为学员队的经济委员,他的工作跟经济没啥关系,主要职责即维护食堂秩序。根据这位东北籍同学极具二人转韵味的成名曲《小白杨》,大家编了两句词:“一呀一个齐宝鑫,守在包子筐。”因为往往在大部队进食堂之前,他已经立于筐前争分夺秒吞下十来个。现在说将权力关进笼子,他这是把权力落进了筐子。

军校的饭不是白吃的。在食堂人手有限的情况下,各班得轮流帮厨。什么活都干,炒大锅菜——用铁锹,包包子——经常包成饺子,还有择菜。有回择朝天椒,劳动

一结束,丫锐同学未洗手即如厕小解,并不隔音的厕所很快传出他撕心裂肺的叫声,闻者心颤。

也有放纵的时刻。周末难得外出,喝点小酒为常事。我的闺蜜小黑酒后把男生叫到小操场表白,这种酒壮人胆的举动并不稀奇。青春的荷尔蒙,哪里经得起酒精的火上浇油。稀奇的是,某次酒后归来,Z鑫的大檐帽神秘失踪,最后出现在篮球场离地3米的篮圈上。而他死活也想不起自己为什么,是怎样把帽子放到那等高处的,真是盖帽了。

虽然学的是外语,军校嘛,时不时得把长途拉练,野外生存啥的。那年“飞鹰行动”,春夜开拔,水冻山寒。休息间隙,有男生拿着小瓶二锅头挑衅:要不要来一口?L瑛接过去,仰脖而倾,一饮见底。从此对这位腼腆得基本上不跟男生说话的姑娘刮目相看。

懵懂地毕业了,有人赴帝都,有人戍边关。远行将启,低年级同学们敲锣打鼓欢送主动申请入藏的Z国,H龙。我远远躲在梧桐树下,痛哭,以为这辈子再也不能相见。阳关敬酒,灞桥折柳,而我们的离别竟如此草率,唯于梦里举杯道珍重,不尽依依。



非常文青

与二三昆虫对视

□ 王太生

人在少年时,会与几只虫子相遇。小螳螂随一阵旖旎花风,吹落在你家阳台上。

小螳螂,目光如炬。浑身透亮,是一只顶真、较劲的小昆虫。小小身段,就那么嫩,那么绿,透出淡红色的筋络。刚出来没几天,就学会“螳臂当车”,这大概是一出传统折子戏,在这个草木茂盛季节忘情上演。小螳螂体内有天生的雄性荷尔蒙,一遇水汽流动,就竖起进攻利器。

天热时,很容易捕到一只螳螂,小虫子也出来溜达、乘凉。少年戏螳螂,小螳螂如临大敌,举起两道锯齿,逼向少年的手指。少年恶作剧,掰断它的双臂,那时候,螳螂绝望了,耷拉着脑袋,不知道它流泪不流泪?

昆虫有昆虫的肢体语言。蚊子叮人,不分贫富贵贱;青蛙合唱鸣蛙,乡野好声音;小螳螂恃有利器,自不量力。

这个世界有很多昆虫,有些古虫已经消失。张岱《夜航船》中记述,“南海有虫,无骨,名曰‘泥’。在水中则活,失水则醉,如一堆泥。”这又叫“泥”的小昆虫,离开了水,就醉了,散乱成泥。真的奇怪,一个人喝醉了,他怎么也会变成一只小虫子?这老头儿还煞有介事,说有一种叫鞠通的小虫能治病,“耳聋人置耳边,少顷,耳即明亮。喜食古墨”。由此看来,这个纷繁的世界,有奇怪的人,就有奇怪的小虫子。

天热时看几只虫子,自在清凉。你看虫子时,虫子也在看你。你看虫子,很小、很小;虫子看你,却是一个很大、很大的庞然大物。虫子在想着什么?它们眼神清亮,没有功利,不卑也不傲。

当然,也有昆虫,不必拘泥于草丛灌木。我认识的一位朋友,是个生意人,宽大的写字台上,摆一铜蟾蜍。蟾蜍,嘴硕大,大眼暴突,满身的鳞片。童年时我并不喜欢,觉得它浑身疙瘩,奇丑无比。朋友却觉得蟾蜍憨态可爱,大吉大利,能够给他带来好运,他把铜蟾蜍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,闲暇时,目光流转,每每与它对接。

昆虫亦有趣,青蛙王子,弹跳恣肆,早已蹿到青池水中,杳无踪影,而长相丑陋,不紧不慢的蟾蜍,爬上了老板的案头。



微语绸缪

“唤醒”。不管哪种说法,请不要忽略那个前提,“长期积累和艰苦思考”,说白了,灵感等于耐烦。

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吧?

更没想到的是,互联网带给我们最大副作用就是不耐烦——信息垂手可得,雪片一样扑面而来,特别是各色八卦信息太过容易了吧。你无需想象,更不必殚精竭虑,想什么有什么,拼凑剪辑,一篇文章OK。这样的作品里能有多少灵感呢?

如同信息不是智慧,智慧不等于灵感,灵感亦无法捏造。人是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。仓央嘉措的诗说得对,你见,或者不见我/我就在那里/不悲不喜,/你念,或者不念我/情就在那里/不来不去……寻找就是不寻找,等待就是不等待。当我们把全部的情感,观察与想象,把对生活不疲倦的热情投向对人生世相的追问和对生命诚实体察时,灵感才会不期而至。

俄国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说:“灵感是这样一位客人,他不拜访懒惰者。”

从这个意义上说,莫言那般,夜半三更到田野里去奔跑也是不错的方法。

不只是写,读者也需要灵感,在阅读中,读到的一个句子,一个片段、一个细节、一个人物,或者某种有启示意义的信息,都可能感受到灵感的突然降临。

神秘总有一种非凡的魔力,读写过程,让我们有机会共享这种稀缺的美妙。

编辑手记



大家讲坛

作家与人类良心

□ 丁小村

每一次看电视剧,当有作家或者诗人这种角色出现时,人们都忍不住会哈哈大笑。因为在许多电视剧中,所谓“作家”或者“诗人”的形象,差不多就是一个逗人笑的小丑。

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感到恼火,但想一想,又十分汗颜:因为现实中太多的“作家”或者“诗人”,大概就是这样——

那些玩弄文辞和小聪明的,就像玩泥巴的儿童,时不时要弄出一个自感新奇的玩意儿,以博得大人们一笑;那些混世型的,就像是猴山上的猴子,为了一颗花生的奖赏,对着观赏者跳舞和做鬼脸;那些蝇营狗苟于名利的,像是作坊里的小学徒,一本正经而又十分可笑地、在不断地制作一些看上去很像的复制品。

当我们的所谓作家们,普遍不关心时代的痛痒和人类的处境,而只知道混混世道、谋谋名利,那这个群体差不多就等于小丑。

2015年10月,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,这一消息报出之后,最仇恨她贬斥她的,恰恰是来自她故乡的同行,他们用最狠毒的话语抨击她,说她不是个“作家”,甚至认为她的写作不是文学。

她用一种“口述实录”的方式,记录了20世纪人类两大灾难性事件(二战与核泄漏)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后果——她访问了大量的幸存者,把他们的讲述记录下来,甚至把讲述时的情况也实录下来,但这份“真实”的记录并不只是历史素材、新闻片段或者采访资料,恰恰是讲述者与听者之间心灵撞击,成为了富有意义和味道的文学作品。

“我在乡间长大。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在外面玩,但每当夜幕降临,我们就像被一大块磁铁所吸引,涌向那几条长椅,长椅上坐着我们所谓‘累倒’的老太婆,几条长椅就摆在她们房前。她们全都沒有丈夫、父亲和兄弟,战后我在我们村里没见过男人,因为在二战期间的白俄罗斯,有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死于前线或游击战。我们战后的儿童世界,也就是女人的世界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,女人们从不谈论死亡,而只



谈论爱情。她们讲她们如何在最后一天与心爱的人告别,她们如何等待心爱的人,一直等到现在。怕多年过去了,她们依然在等待:‘哪怕缺胳膊少腿回来也成啊,我就抱着他。’缺胳膊……少腿……我想,我从童年就知道什么叫爱情。”

读到这些话,任何人都会在心里涌起复杂的滋味:或许你会为这爱情而感动,或许你会为女人们感到悲怆,或许,你还会为别的什么而感到愤怒……不管是什么,都能证明,我们人类需要这份悲悯,它会唤醒心中沉睡许久的东西。

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个时代,都会有人制定一套价值标准——人们有意无意地被这些价值观念灌输、洗脑乃至坚定不移地维护。

但是我们很难不怀疑某些词: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战争,是以“正义”的名义发动的;人世間又有多少冤案,是用“公正”的名义判决的;人类发展过程中,又有多少物种因为人类的“进步”而毁灭;在人类的不断进取中,又有多少惨烈的悲剧性事件,只用某些人的“得失”来衡量其价值……

《切尔诺贝利的祈祷》一书里,有护士告诫一位妇人说,其爱人现已非人,而是核放射体,但那妇人不予理会,听任她男人身体发出的辐射要了她

腹中胎儿的命。

真正的作家,在维护他们所谓的“正义”——这种正义,是作家在考量社会、时代和人类的命运之后,而发现的价值规则——它不依照强权而变化、也不为利益所动。

作家就需要用怀疑的眼神盯紧他所处的社会(虽然我可能拿你没办法,但我要盯紧你,并且把你的错误说出来)。

作家就需要用悲悯的眼神看着那些受苦的人(虽然我帮不了你,但是我在体会你的苦难)。

作家就需要用追问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所处的时代(虽然我不能亲手去解决,但我必须问一问:你们这么搞,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?)。

人类良心就是这样的。那些不能守护人类良心的人,不配称为作家。

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中这样写到:

一曲挽歌回荡着各式体验、各种感受,可谓应有尽有,其间,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史家之精准与诗人之敏感同情熔于一炉。她是一测谎仪,是取之不竭的一处知识源头——是俯首帖耳,藉由此出,宣教为名,诱骗其实。简而言之:世道人间,大抵如此。而“出路只有一条:爱人。爱而体恤之”。这便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给我们的箴言忠告。



辣笔小新

古人结婚真麻烦

□ 魏新

结婚这件事,自古都是需要成本的。古人结婚讲究“三书六礼”,看起来是程序,其实,还是成本。

“三书六礼”主要就是“六礼”。“三书”相当于附带的文字证明,是“六礼”过程中必须的聘书、礼书和迎书。在“六礼”的六个程序中,携带着就办了。“六礼”具体包括:纳采,问名,纳吉,纳征,请期和亲迎。把大象放冰箱里也就分三步,乘以二,才能把女人娶回家。

纳采等于求婚,“六礼”中第一礼,自然隆重,绝不能空着手去。之前,媒人已经提亲,经女方家长同意,才能纳采。“纳”字很有意思,既有送的意思,也有收的意思,对男方来说是缴纳,对女方来说是笑纳。

纳采的礼最初是雁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上写:“昏礼,下达纳采。用雁。”男方派受托人提着大雁到女家,女方家长在正房的西屋备筵,筵席以西为上。男方委托人来,门口有人通报女方家长,通报内容很细致,包括来者穿什么衣服,女方家长也换上相同的衣服,确定必撞衫无疑后,出门迎接,拜两次,来者不用拜,俩人拱着手进门,谦让着堂堂入室,女方向北面朝西,男方委托入面朝东,女方向东向北拜,男方委托入正式把雁交给女方家长,男方委托人走后,女方向长把雁交给管家,红烧或者清炖,不得而知。

接着,围绕汉平帝,长安就展开了一次超级大选秀,王莽看了看报名的名单,发现有一排排的“王”字,因为王氏家族当时实在太显赫,王莽就对自己的姑妈——王太后表态,咱们老王家拽和这事不好,我女儿坚决不参加。王太后被王莽感动了,立刻下诏,让所有和自己有亲戚的王姓姑娘都退出,董小姐可以,王小姐就算了。

别着纳采送了雁,男方还不知道要娶的这位媳妇叫啥。问名是“六礼”的第二项,纳采之后,才能问名。由媒人问女方的名字,出生年月和时辰,拿回来合计,看是不是姓何的嫁给姓郑的——郑何氏(正合适)。这种方式虽像查户口,却还是最简单的,后来也越问越复杂,包括女方生母的姓氏,以辨嫡庶。再后来扩展到门第、职位、财产以至容貌、健康等等,正儿八经让女方填张表,男方也填一张,一个格一个格地对,跟玩“连连看”差不多,对了,才是门当户对,高分通关,对不上,就GAME OVER,纳采的雁就白送了。

《易经蒙引》对纳吉的解释是:“纳吉者,得吉卜而纳之也。”简单地说,纳吉就是男方把问名的结果派人去女方家里汇报。该结果的判定人主要是算命先生,上知天文,下知“生理”,判定的过程有一定潜规则,因为判定人有主观倾向。

举一个例子,来自《汉书》:权倾朝野的王莽当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,想立女儿为皇后,但他想做皇帝的岳父是不能明说的。所以,他先上书汉平帝,称皇帝即位三年,皇后的位置还空缺,媳妇数也不够,这不合古法,请以《易经》为参考,娶十二名女子,这十二名女子绝不能出身寒门,要从长安的商周皇室后代及孔子世家列侯中找,必须嫡长女。

王太后无奈,只好批准先让王莽的女儿入宫。入宫之后,一大堆人组团为王小姐占卜,用各种方法反复论证,结果都一样:“卜得金水相生之吉兆,卦象天下于地,是得以配享之卦,正所谓‘康强’之占,‘逢吉’之天命啊。”

所以说,纳吉里的潜规则蛮多,纳征就比较直接了,就是送彩礼。比起纳征,以前送的都是小意思。在“礼不在多有则礼足”时,纳征就要送成本更高的帛和鹿皮了。帛一度是通货,当货币流通,纳征要送黑、红两色的帛,至少五匹,汉代一匹帛差不多是一名县级官员俩月的工资,加上两张鹿皮,几乎就是县级官员的全部年薪,女方收了

真的有灵感这回事吗?有人说,它像一根火柴,可以点燃深藏在内心的所有和创造有关的储备;也有人说,它像一道光,刹那间照亮黑暗的海面。

凡写作之人,谁不为它倾倒或抓狂,相遇时的狂喜,迟迟不来的愁苦,千般滋味,万种风情,真是一段又爱又恨的纠葛。太需要它了。因为一部好的作品,必是灵感之光笼罩的作品。

据说,托尔斯泰在写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时,也一直为作品的开头绞尽脑汁。偶然间阅读了普希金的一篇小说《宾客聚集别墅》的开头,由此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。他立即提笔写出了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开头,并且以这个开头为枢纽,写出了后面的故事。

而一部平庸的作品,必是缺少灵感的作品。拆开来说,就是少写,照相,写字,画画,甚至于读书,编辑,哪一样能置灵感不顾,如果只能硬写,如果只能按部就班地编,便会以咫尺天涯的距离表明,你可能入错行了。

又为它抓狂,因为灵感实在难以捉摸。有人在洗澡时瞥见它的身影,一眨眼睛踪迹全无;有人在睡梦中看见它降临人间,醍醐灌顶,急忙起身记录下那份喜悦和得意,第二天醒来再看又很平庸,假的灵感,更让人沮丧。

作家莫言曾坦言,初学写作时,为了寻找灵感,他曾经多次深夜出门,沿着河堤,迎着月光,一直往前走,一直到金鸡报晓时才回家。

灵感这东西确实存在,科学家给出定义,说它是长期积累和艰苦思考后的“灵光一现”,似佛家的“顿悟”,或者说是一种



小说世情

防空洞里长蘑菇

□ 蔡儿

我们都曾经是济南防空洞里的小蘑菇。

最初进入防空洞,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,防空演习的警报声在济南上空回旋,全校师生井然有序地在操场南边一个伪装的地道口鱼贯而入。防空洞里阴暗、潮湿,空气浑浊,洞壁用砖头、水泥垒砌得凹凸不平,洞边、洞顶都有电灯照明,拱形顶的上方不时有小水滴流下来,滴答、滴答的声音,使得昏暗的防空洞里更显神秘色彩。

我们这些行走的“小蘑菇”们时而在地下一层,时而转入地下二层,地下三层没去,那里面也没有照明,一片漆黑。地道两边有很多房间,老师介绍这是教室,那是救护站……窄处可走三人,宽处可行两辆汽车。老师关照,要当成战争已经爆发,万不可自行离开队伍伍跑入岔道,一旦走散,很难再找到出口。

老师的话说完,我们都拉紧了彼此的手,一路无声。两个小时,我们才出地道,哇,万没想到,出口竟然是“八一广场”的北边。从地面排队前往也就半个小时吧,太神奇啦!后来听父亲讲,他们当天是从部队大院集体下的防空洞,出来时已经到了郊区的八里洼。

有了这次探险,我们都爱上了防空洞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在军区大院瞎转,发现哪个洞口没有关上门(当时,部队食堂用防空洞储存白菜、萝卜、土豆等,炊事员经常忘记锁门),就拉上几个小伙伴下去转转,找块干净、平整的地方,大家围坐在一起,商量着在地道中如何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敌人……

想不到后来我加入了挖防空洞的队伍,那已是上高中了。“深挖洞,广积粮,备战备荒为人民”。学校要求每年高中新生先挖一个月的防空洞,方可正式上文化课。

当时我们高一有10个班,平均每班55人,分成地下、地面几个组。地下组负责挖掘,再把土铲进箩筐,两人一组拉着土筐到另外一个直立的洞口前,再把筐绳吊在一个挂钩上,大喊一声:好了!上面看筐、扶筐的同学再喊一声:拉!地面20多名同学齐心协力拉绳子,“一、二、三”嗨、嗨——一起用力将一筐土拉到地面,再把土倒在板车上,一辆板车由三名同学负责,一个在前面拉车,后面两个推,拉到黄河边上处理后,再拉一车黄沙返回。……现在想起来,几百名高中生同时扑入地下,抡镐、挥铲、装筐、拉土,多像是